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5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

写给父亲

徐军(江西)

前段时间出差，回了一趟老家，临走时父亲站在大门口送我。车子驶离的那一刻，我从后视镜中看到 he 打了一个踉跄，不知道有没有摔倒。

他的身体竟然差成这个样子！

父亲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伟岸和强壮的。

听大姑姑说过一些事。上个世纪80年代初，年近二十的父亲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埋头田间地头，想奔个前程，于是筹划许久，从家里“偷”出大米和冻米糖。用大米换了火车票，冻米糖做干粮，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回家后，他对上海的繁华念念不忘。命运眷顾了他，没多久招兵了，他去了上海，成了上海警备区一名普通的士兵。

当兵三年，他见到了电灯(当时老家还没通电)，还亲自播放过广播(当过一段时间通讯兵)，后来成了一名侦察兵，学到了一身武艺。

在部队，由于营养好，训练得当，父亲长得很迅速，几个月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子长成了一米七的大帅哥(那个年代算比较高的)。有个周末他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穿着军绿色的军装，站在金黄的小麦地里，一只手半举着望远镜，凝望着远方。这张照片后来被照相馆做成了海报，张贴在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当兵的三年，成了他退伍后几十年的谈资。我上小学的一个暑假，家里收割完铁道下那块稻田里的稻谷已经天黑了，一袋袋稻谷只得堆在涵洞旁。吃过晚饭，父亲带上塑料袋，叫我和他一起去守稻谷。那一夜的月光如水，把大地洗得发白，我们铺好塑料袋，躺在涵洞旁有些硌人的水泥板桥面上。多年后，我常常想起那晚的月光和那晚的故事。

我的童年里，特别喜欢听别人讲父亲的“传奇”故事。有个故事印象很深。

一天，天快黑透时，下起了蒙蒙细雨，从县酒厂下班回来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刚进入村外的一片树林里，就被四五个小伙子围住了。

“把钱拿出来！”

父亲下意识抓住了挂在车把上的公文包，里面有刚刚发下来的一个月工资28元钱。这可是全家下个月的生活费，可不能被抢走。

“今天没带钱，这样，这个手表你们拿去。”父亲脱下了手表，又说：“我叫某某，家就在前面，你们随时可以上门找我。”

“嗖”的一声，人全跑光了。附近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知道他当过侦察兵。

小学、初中期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田地里挥舞着锄头，一块块杂草丛生、杂乱无章的田地，经过他的手很快就会变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个过程中，他几乎不需要休息，只偶尔牛饮一壶茶水，而身上军绿色的军装或者是旧衬衫，永远不变的是每一根纱线都湿透了。

中专一年、高中二年期间，周日傍晚父亲总是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上学，周五傍晚又来学校接我。滴水成冰的冬天，摩托车在水泥路和土路上飞驰的时候，父亲在前面为我挡着呼呼寒风，那时感觉他是一座山。

送我去山东上大学的绿皮火车上，凌晨，在咣当咣当声中，疲倦的父亲斜靠在硬皮座上渐渐睡熟了，我看到了他不少藏在发丛中的白发，忽然感觉他有点老了。

工作后，家里有点事，父亲开始打电话和我商量，不再独自做决定。

渐渐地，父亲的头发开始花白。几年前，后脑勺又忽然一下子开始发麻，没有知觉，成天坐卧不安，双手抱住脑袋，昏昏欲睡，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听他自己说，记忆力开始衰退，视力也差了一些。

去了多家医院，没有什么效果，甚至连大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有个给他做过针灸的医生说，脑子上有很多和头发丝一样细的血管，估计是部分这类血管被堵住了，这种病目前还没有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

正月时，我们有了一个大胖儿子。有了大孙子的喜悦，极大地提振了父亲的精神。愉悦的心情肯定有助于病情的改善。

可是不管怎样，父亲已回不到从前的健康，甚至都很难根治目前的病。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机会上新闻头条，没机会接受鲜花和掌声，可他却是我和弟弟的天！

我已为人父，更能体会到父亲承担的责任和不容易。所以，我专门为他写一篇文章，祝愿他健健康康！

迎冬

李淑君(汶上)

正是你

让田野进入了深邃的黑夜
一阵烈风，宽大严厉的手掌
合上了草儿的眼睛
摇篮曲，使麦苗安静
树木脱下了五颜六色的裙子
花垂下眼睑，云低矮
似棉被，温暖、蓬松

你博爱

将为沉睡的大地
送无数个美梦
白霜铺地
与清冷玉盘遥相呼应
冰如水晶，堆满大地
童话在空旷的梦中驰骋

你擎一枝红梅

点燃最后的黑
大地燃起无数篝火
一丛丛，携着香与暖
与星星争明

咏峰山

宋娟娟(任城)

垒块何年矗碧空，
曾闻羽客说鸿蒙。
补天未入娲皇选，
拔地犹分泰岳雄。
岂有六鳌来海上，
更无双鸟坠云中。
史前万象俱泯灭，
太息沧桑造化功。

初冬印象

赵洪顺(汶上)

叶轮繁艳尽，
万碧总归霜。
满目萧寒意，
不禁心暗伤。

“这把土”的芬芳

——谈张呈明新作《就恋这把土》

刘利民(任城)

呈明这部书，我其实早就得到了。在几个月前，他和随继泉主席到我办公室来，磋商“新英才杯”全国散文大赛评奖事宜，就带来了他的这部新著。遗憾的是，因近来繁忙，我未能静下心来阅读学习。

但是，这本书的书名，还有继泉的封面题字，一直在我的案头闪着圣洁的光。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说“吓一跳”，并不确切，因为，这一跳，是“惊喜”所赐。这种惊喜，犹如平时就餐，看着面前的食物，正像李逵抱怨着“嘴里淡出一个鸟来”时，突然，店家上来一份解馋的“硬菜”，这种喜悦，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呈明笔下的故乡，物产那么丰饶，

人物那么优美，故事那么生动，情感那么醇厚！构成乡村的所有元素，无不有模有样，有情有义，生动有趣，摇曳生姿，让落寞寂寥的农村变得温情脉脉。这是邹城市北宿镇的东故下村，更是张呈明灵魂与精神上的东故下村。他的歌唱，他的哭泣，他的欣喜，他的忧愤，他的无奈，他的抗议，他的梦想，他的不甘……都被东故下村所破译、所见证，而东故下村也因为呈明得以永生和不朽。虽然，呈明在自序中，将东故下村称之为“沉沦的故乡”，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像我一样坚定地认为，随着《就恋这把土》横空出世，“沉沦”的东故下村也已经获得再生，并开始冉冉升起！

总之，张呈明以这样一部书，怀念他“沉沦”的故乡，馈赠他忠实的读者，以诗意的笔触祭奠乡愁，以哲学的意蕴来回望乡愁，作为文学读本的《就恋这把土》，应该说获得极大成功。尤其是作为本书压卷之作的三篇文章——《故乡的器物》《父亲和牛》《父亲和羊》，已达到相当高的文学与美学的高度，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如果说，他写亲情，写父亲与母亲，尚是儒家情怀，那么，他用拟人的手法，写器物、写牛羊，显然已步入道家视野和佛家心域，从而进入“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

呈明有才华，有潜质，有思想，有毅力，相信以后的日子，定然会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惊喜。